朱太復文集

朱太復文集之四十九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尺牘

寄某太

尊公逆攜青驄還耶宜城酒囊灑文無錢矣尚欠尊當償乎行李何日當到計數當于衆即有長物不勝漏卮老年恐見不鮮何以自娛此足下獨苦耳

寄王伯文

僕瀹禾未海邊風景嚴惡甚苦昨疾卧六十日外甚

御遊，奴爾他。不多數書。念足下蓋世逸群之氣，天爲靡錮，膚與若屬，匡坐絃歌，何以支歲。空老年。彼碌碌者，又以榮名可羨。嘗竊覩皇甫玄晏，身患風痹，學爲世宗。至今想其風采。吾有尊足者，移足下靜居離俗，啟當務此。官無錢，餉以家果。復何如。仁祖莫云不須我。

寄傅汝遇

病骨尚如薪，抱業趨直指，令被霜冒雪，十日夜苦被檄官，歸爲足下養生實所嘆。昨伍便趾蹤樂鐵衡十五里蹊蹤，傴行追泉腹而徒，暮北還，跽，又爲海上驅

浪鼓怒塵沙蔽天。人馬俱迷到家皮剝骨僵如落水雞妻妾且嘆且咲。為官如此何五斗足饑者

報海豐劉

半歲陸離勞我形骸忘一矢報命。今世耳而目之皆旗亭貿遷事耳。騎使交煩箠札。窮年鞅橫。奔命不給此何取焉不知馬蹄胥足何羈空令其往來殿霆早夜不休。然是官塵罪孽已可憐而已乎。若其鈔錄謗詒後恐有枝指咋舌之恥。一咲

與荆商河

狂生唯有粗率。當世態周曲、尾合每遣人心媿何足下便便目為可人。若以素形外披肝可任見則四海一知已。誰云古今不相及耶。鄉國語心懷不可論覈南海身北海到來五月。不見一江左人過者。觸目異方之俗。殊樂盤桓。神不善也。足下好我所謂吳吟之思。似人之喜哉。足下伉壯久居。便尚爲此言如僕多病初客何下台之名。何必減中台。可嘆可咲、

與公茂才鼎

臨文之暇。皇皇十年。入齊閱足下來教者亦每引啟

之謗足下遂以豐琢老矣乎士高抗述鶩不知已耶
今僕以講謝持對事不讓仲舉而足下欲却我泣
乞君鄉鐵以暴議猥樂闕出為客耶一曾名公居大
家傑將朱如鄰吟世顯賈聯舉季號實興其味悸乎
僕屢淒不肉吏幾清秤慨問謂不猶論三昔

與蔡書陽

昔者讀說文書許二之更宿鄭逮百最印關顯童人然
默屢嘗任酒戰今處霜種馬背非並不知矣

謝洪啟花

狀聚黃魏。詩咏都人士之盛。外吏狂夫無不衷竟者
四分于二相業畢。無纍案牍之積。明府豈與我不
暴於[illegible]情我亦善將割[illegible]使然且悟立撰傑作六篇
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值錢幾何明府使以千金之贈當
其人若不自書[illegible]善安[illegible]豈會[illegible]使人恐後轉好[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略為人物欲不顧[illegible]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此[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向日書壽記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老
姬侶何濟矣千金乘良驥何揣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使

不以愚漢害欲吳茅鹿門先生家斯鼠如可攬足下
即至髙義之不負文字爲相況

謝利湋令

銀魚數百頭林林如琅玕吳谿釣所得雖鱗細如碎
玉片耳不如也想懸魚之郎當不爲兒弟邪交謎遂
傾盤受之無苦腹疾奈何

寄吳大

昨奉書但知尊公左宦無奈何俺息使至聞已乖矣
種蕭條移家尚恐道路何當空來付而藏手據戴備

大江歸萬里外。此更何狀。念之酸心。羞於耆舊博士公。窮經白頭。赴此宦。真累長物。戲具耳。一朝寄我便決性命。亦甚不達。可嘆。官橐空。自無餘。諸弟不佳。善導之。小故勿可與爭。處傷毋心。大事舉何時。虞卿及湯七二尊人。舊吾輩自不可譏。

與邢子愿

拙吟知非君同。與謂太史采風。此吳趨一種也。不敢不呈。雜文可心酧。猶未見其成。方從乞一集。先遊洞庭之野。獲瑤報。桃古人行也。無自菲闌。

與[illegible]傳[illegible]

[illegible]宋[illegible]之[illegible]將[illegible]華平[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行[illegible]好[illegible]

[illegible]名山[illegible]命[illegible]將何以復見下圖之

與[illegible]

[illegible]公一時[illegible]也生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今徵蔡[illegible]並見[illegible]

[illegible]行知患[illegible]

[illegible]

慈尊合[illegible]山文[illegible]

有[illegible]開光山[illegible]

[illegible]

知山人[illegible]

大[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古人何為[illegible]心苦[illegible]

與方子步

秋風任跋馬不還。不但無禮於主人。太白如青我以入境不謁。前罪何辭之説。吏故俗也。不應俗到我輩。風流之事掃知。每念面目自醜。至今不敢開顏請詩林詩。秋暮病足瘡。六十日不能進履。或青遠見系爲討鄰足之關耳。聞仁兄還侍金嶺。爲病久不得開爽于疊外。今春風到暑。思酒樓之興。懷及主私。壽之最歌。爲謝於太白。并聞足可詩與近何似。可有勸哉。

與馬主人

讀所示文翼然自釋也。蓋北方多名馬。千里一息以雄文並之。奔逸縱恣。倏忽不可羈。恐如鹿如龍。舉手擬矣。知僕下質也。望之表氣俛首尚無餘為僕奈何俾私淋過言哉。國在同盟徵會不時。樹日僕在官[illegible]別訂古人之業

與張學博

蒙米沐草為兵生涅。公深於內養。舉數升充齋廚作粥。調以餳。頗宜人。公衣一襲。見門下素風與附身可此供其是。衣不如新。易之無傷於廉。門下義至高僕

可人寧不以縞帶相納。

與劉海豐

東坡公生以詩字使爲猕鐘之鼎甚惜非不得物所謙識也然易方易性矣當今才人多如此無成就可閱此子才能翰音自壯難與語矣溺音移人古道難復可惜

謝李蒲臺

暮夜惕使君無足贖罪使君嘗好吾詩并書敢以三爲精蹟送寫二扇奉去時漸融風可以手攜覺字曰

謝過者以實不以文與片言數萬安當汶陽上畝田
哉足下遺扇大不中書有素練光細者遺來當爲與
爲作數幅俟之不學王七郎鑽核窮態令家奴婢爭
少年衣也

寄季氏

吾當初二日赴縣黃縣中省靜陳規約束計一月後
得安作休息理君家淮濟事爲書耶不意數日
六年入都見諸老才流推藝高人壯節畢士聞說
雖樂燕撰氏區區微尚或有鳴梟夫木栽爲羅欲復

欲許不可得也。吾今欲為惡不可得矣。此寄弟自愛

兒之。天下名人。多問小陸成就如何。安可不念

又

縣去海四十里。海氣不時如霾霧黑黑蔽天而至。早夜尤甚。愚不知避。到官霖雨後屋如水窖。署無木床。累生為炕。新官難乞假。民間就卧之。炊香為食。煎滷為飲。以此五十日即病瘧。浸淫為患。又五十日始安耳。窮邊氣候如此。豈尪羸善病夫堪居。叢祭祠奈何。室中稍平為小呈。雍雍嘻嘻自來內府所此與我

殘斯之兆而吾又疾患淂非命耶然物氣盈虧此理
弟遠是為吾喜昔壯歲蹇滯伏廬六年雖稍有書淂
之益然以杜門為高頗習鵝懶縱逸損世氣而傷天
神恩恩到今出官方覺是見人常須遠大自此乃足
勝偷吾弟功名轍轢非早致當盡此理耳

又

歲首華亭張廣文使還有報寄而南令德清吳季尙
為其婿夏君為濟陽幕人來以書見訖始得吳中消
[illegible]覺江南彫耗極矣橫此薦飢[illegible]

冀無生之望又不聞陳災之疏何以安之深冀許
命寄貴儒更何糊只念不能獨飽為廉著也人言欽
安祭埸屢試然不年來署中稍安吏事小間方與諸
生月再課論文試試焉又聞將理殘書報為慰

又

到官三百日矣不滑一南信萬里遊客者誰當念前
寄德清吳信書已至未署中自費三十兩斯以贍家無
小兒語每有憂思都寄筌詠頼吾近頗服膺靡懈宥孔
父居衰之義春來精力損進日出而興夜半而臥常

以日半午畢縣事退食放衙便不復出案頭雜書高
誦温故悵然心開殊不異清曠樓中獨少山水觀耳
然靜理更自勝之足稱古吏隱風流不耶其法亦自
漢有古意半歲野無犬吠雞行之盜庭無城旦妝送
之獄安可盡爲自功

與梁薛二門生

校書梁晉芳嵩他日西垣天祿兆耳傑於子長自覺
有旦暮冊凡十卷三閱斷手又六卷其中有兩年未
爲定第二第三閱過二君視之何如文有敘事有議

遷史、郭、韓之文。後來史恨篤耳。然要知此史記何以。
散微拾中，必有折揚微顯，發踪隱摘，蓋自仲尼而下，
以來。覽史須一一得其注繞，節賞其文詞，剽其句字，
是享太牢，都飽美於一臠，未嘗文，當明史體，止作餘
事。雖以持議，是深於文者也。

答洪寒化

凡物足以繁人思，惟其久也。故贈人粟不如脈，黃金
不如甑，好旱甚用，雲漢嘉冒熱日，步禱吁需，脛欲枕
兩眼且暴赤，覘霧中開函見琬，琦即取拭之，如佛氏

夬金蕊何必空青水得名此以脊賜猿來代鉢僕不畏寒暑與

致盧外翁

病纔半年得羅官信既歎既喜僕來寄者無足已論存暮年領二千野服山巷人生適志耳何必二記[illegible]長春投北荒海上似非參爛居去冬偉出先不知奈[illegible]再起再臥又五十日兔欲逃不可求去不得此時[illegible]吳谿中行鉤碣樂生勝吾五倍安餘雙傍伏此仕[illegible]不得意耶所藉治理漸優會姓有來裏戍職空字工光

無以將貢魚之私以此外內無他慰勞夕也已應

當遠況貧吏娓無上壽阿舅已解讀父書稍共其莹

札

與張御史新吾

使節入關隴改當牧馬南下護番結盟一蹶足當充國三上乎生不見足下談兵一談長策中權家此之不盡陽元如射知敬羨敬羨余鳴鏑聲息鹿徙未反游騎俳佪張掖酒泉似非伏理我師即三捷火落大萑蘆據無恙或草中伏兔盡無益秋高賊勢爲飛龍

城不測何以銷之使君經歷諳練入贊樞機必有議策三餌之外俗吏類慰恤緯耳

答馬先生

領老師遠札得知官況平善欣慰兼以公子穎悟公于實妙才無能爲效夫以雲夢良楛委之拙工不縮而自正是矢人幸爲名而楛檢其寔也雖冒工真寧不自愧長春來東區頗有高足訊業以所相異構惟得二士公子英爽邁倫北海主嘉植奇挺嘗古兩人不速飛大樹名實則門生不復相士矣

復傅比部

為吏到海頭，非沈埋簿書，即呻吟卧榻矣，謂官閑六情一時都盡。丈猶以為墨卿託筆耶？縣民實貧，近告患饑苦無應，足下義田，真慈母留飯也，此實不可不紀。

復邢子愿

日與傅甫期登岱，因反駕尋三徑，屑吾不獨而見要枸林，費五十日，不知信負泰山與子愿與傅甫與日文觀苦餌，鄰復作葛，飲熱粥，想子愿自言五歲矣，為

糟丘比之蘗囊誰為勝負昨大風過啟次忽怨作惡
巾車趨還自以失吊來方生更不知今有仙人曠哉
遺之桃書云巧於揖左人耶天耶不佞未敢受誥半
生風流人一處海荒沙一寒耳目披雲入林自吾興
何假申盟泰山齊望也齊人肯為客走而徼福免於
病馬蹄何不可劉

又

使君為馬先生銷骨僕便心死矣僕於馬先生父子
也尤出肺腑上嘗自許半生七尺先生之有今將報

何所禍作自天恨不能殉若其自人矣皆引頸從之耳先生意氣兼往非今所有雄略未展半中年客死天道大不可解矣當寨公二件目前御歌一人侯至其家把燈話舊對之覡覡都落使君體甚是危交情到山東聞義士俠節與為首也既生諸公乎鄰兒席分席視內外不如使君非易得也

又

海口斥澤天雷地濕寒亦苦熱亦苦長儀幾發病鬼醒將惱自是以皮而色澤飛假鵝進方乎高氣使帚

監想瀕漁如收將析棻雜麵子豈導行西南過皆里
外便天宙清朗土風平甚以此識海塞荒忍中土風
穿得知三徑久不能對旁人懷昨奔命齊河已又從
諸吏走應下無緣更夜今春撫稱子不能襟撫相造
便與登岱都候數風高朝今春黃愈感嘶生徵辛亦
多硬與漢辛洪非長夏三十日藏可此物能令見者
目明珠琹也以換奧褻采淡鞋附謝無甚生算上未
脚殼一皖路如不知主汝念我成興我

答洪明府

月前吳叙亭將渝江淮送米至不多僅供數餐并示
白粥方暑殺甚適因念闕府分五斗來廚即煮以共
視東方官廩中月米何如他物有喫飲并藏僕者以
助足下酷見愛前文狐裘寄後又拂白棘草一通令
寄去然非大全裙衫上物也足下莫嫌寒否當續發
往者

與馬公子

人理之變頻至此天道之瀆頻至此謂出圖方在齊
與臨河一慟衰落殆殲日不能寐并坐自笑予來後

此是第三痛耳即欲南絶淡從藩公子舉義兵號呼
郄竟違廣川執服就俘縛若讚不肯稱先臣視喜如
予我不父事何以爲人敢心次骨幾不難望風一決
逆公子耳今世奉頭洪渋營身家小夫不知幾人皆
高官上壽逍遥縣几杖歸由閭領乎鄉舉鄉里此哉
不敢多將矣而諸師二十年眾與倒儀往事立功之
機既出上知横被人禍落拓料隱於此宦遊豈不失
負焉而復天奪之學豈吾敢忘誰不愍國職長恨甚
然長春情死快矣昔心以頂暨許先生今已負事公

不敢不如事師師其訟我衰壅。

答朝故

每得一二故人書數十日置案頭。日五六誦過必欸起欲淚情故政在吾輩無煩如子卿處塞外閩中朝當班史遠云但願生入玉門關無歇此仰天長泣。

答傅汝遇

錢幕君來知足下甚苦。郎官休沐例耳書來豈真病耶足下食制谷神已久。向紛拏作吏無閒病暫適逢金鳥餌尚用師千倍弟僕在世人貪賢駒多意入此東

爽時為濕氣侵甚遍體沉陰重痛每動艱澀之恩所
謂未解其桎梏而求無行地也來示兩事俛諭感仁
丈念防口止謗僕前為舒笑隣國竊竊譏張意政與
丈同大丈夫被膽向人我故不作昧心何須昧人耶
有昧者寧肯并手窮兒藏首不知其尾此言善爺

答張君綸

世人知苦痛癢不知悔更甚壯殺方求陰德酷於南
也同官與惰邑即北人到者輒求病何况南條弱者
吾歲九死一生今來廿日五臟骨痛面目墨手足癢

幽邃獨居嘗思忽憂生見足下嘗書甚懃如見似人今

寄黃廉訪人故參軍

西事甚急胡馬臨關不肯無兄將失舉出師無一策於窮智困追西山而不鵝與健兒參士瞋目堅心欲時也昨見二三宿將白頭近八十據鞍而起天下壯之老參軍便不如居巢人昔生平奇計運籌常恨不遇今何義時高臥洗陸埋名閑門守妻孥古英雄參有現豈不來索影堋字僕嘗向參前解說足下請參不及參軍威特已老衰意無求然萬尺樓俯目蠻參

從游五六年以無用吟咏牽心不得盡公腹中藏笈日豈堪賦詩作請纓書自恨無氣男子不足道矣歎屢鳴刀錯出火長星更見足下曹占今有可出者數破虜類以爲示我

與鄭允孺

塵廓語笑在眼忽忽又歲之半人生聚合希常然奈勞苦作何事空以不伏世性不調出條然歸隱老荷如我一千故人放出澤自異實衷言足下勿笑爲混吏昇名實不爭差共草賦歸去遠與溝吟兒魯鈎魚

山頭菩薩莊也。俏氏絶無信，乃知風馬牛真語也。苦叢爸累其雅拂此。見報甚慰。欣賢者故不可測。

荅趙仁甫

此縣東齋行理孔道也。自蒼頭移書討罪後，絶無嗣音。仁甫畢竟未了僕耶。往日以趙公東海大處，昨荅書便云普畏樹葉。百練鋼化為繞指，吾亦非丈夫志。僕願足下抑心，於古不願足下降氣同俗也。足下謂何。

荅呂伯絶

暑小伺渴完邊將扇書跋一諸偶有閒興遂得作細
楷以一扇八幅寫之稍可觀將寄再念伯繩居平大
愛吾書因退食更書一扇是日復熱大汗然比前書
覺更宛合作此書雖平日都無作願留之昨見司功
彈冠蹤素流名品異常言黄河將清耶上相堅卧何
意中外反側可慮

鼓芽薦卿

夏中南客到海北詢尊大人安否知退下定省甚娛
緋衣持酒杖前演與杖不歸衣何如為子顯功名榮

覩侍老。若聖賢或歎息此盛事此樂羊真足下所謂平舉黑頭三公也。每想萬卿令我不能違情去仁又聞足下承政甚備年餘尚存杜門老賢高跡殊忻殊歎。近來士氣陵遲江南風俗漸人更爲天下口實所望追雅振俗政在古心之士願與足下共勉也長樂在縣日事繁業縣少事吾亦不敢好爲煩此相優但無益於民。猊鼠食耳。條教事欲借例行之。下甚便而上甚梗。然罷即止一事不如忘也他無言也。

荅侯益都

適奉按臺代斵命袖手莫措一辭敢不畏傷重領大
說門下今不見官覺中半尺之薪一燃不足而有餘
耀矣

送彭襄陽

足下南行甚樂乎生雅愛楚游今南雍故邦郢一都
會也令君歐治已然豐惜嘯敍無事便須會有峴首
圃戲習池須訂表之遺冢豐南紀之勝也銅鞮大隄
高唱勸酒此何不辭焉予長徒步脫身之甚乎千年
者猶巳衆今日鹿門隱者有何等人物明府一一訪之

孟亭王井無恙否。又浩然子美豈得尚有流孫耶。名
德大雅之感。隨使車都動。可煩寄示

與樂之韶

計吏待罪例不通　京貴人。以國師領推分家老都
養禮當輸酒錢謝犯禁耳長春閣十年。護項令人頗
疑國師冷無炙手人亦知。此奈我何。法格更不格為
弟子備者足下弗愕此。

與張君命

日見張孝廉。既對忽忽不能出一款語要大夫相期

如何耳所謂計偕當縣官奉續食惟講故人為貧令所上不倘取一卮酒安有客反餉主者筆是書家所須不能歸紬幣俟矣恐胡威以一絹嘲我

與董伯念

大跳慷慨周至所謂麁而魏之不急為也導君者故當法此矣韓圃不效可為短氣夜奉報書名皺僕雅不識盃鐺近復戒牲何為造孽害雖為何必一葷然後論文

與陳公衡

[illegible]扇奉去萬里分手以此對故人也餘亮[illegible]覽不
愛不速飛眼前時事駭人誰無青蒲淚乎此公其[illegible]
為滯吏還須伏案牘無可短長茂苑春色可憐人[illegible]
使君除覺石湖水佳安得虎丘白茗一葉泛之

與董伯念

念者　中朝名公口舌去就小率爾事既不得要領
嘵嘵悻悻無猶自激成名之為孔子不得已遠公就
和識或者未然事更有大於今日當何爭之無異批
鱗起也獨恨已輕試之後乃重緘之雷霆一震人思

碎首是不令

主上益輕言者謂刑杖果足杜口則奈何足下張目

抗言此舉之不可少。實社稷有福安談士氣也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尺牘

與馬長平

使君絳帳翩翩下汛吾黨風流起色初入 國計革䴥難望顏色如望天近日忽忽馬背事循覺風塵病人卧三日不起奈長別何小盞久寫扇頭命文舉持來尊前句離思不可復誦若使君風雅故長拔吾無賸也抑天下憐才者少寵耗祿光使君豈不如良賈

又

據床戲言豪爽起人骨十年使尚如此哉下索贈語枕上成一章書奉當豪長者哭為藏頭婦人與使君抑說留侯世家否

與樂之初

閨閣師三具跳幕何以不一鳴豈與咋舌外吏等耶適奇勢正濃君臣亦當中分自燕之納鹽梅之調諫六年相獨處乎人惟決引自然名何難吾責賢者是不可也已下且保此氣以待來年不可無一矛

傷

與虞長孺

僕向有玄之用以應不傷盡焉年來披料乃知微嶽
中飛入吾閩落吾手別近月爲屋室上觀每覺進天
門俄開圓光乍如太極凡僕五六年掃魔九層平顚
不離點塵一旦内觀識從前涉境假云不傷即傷也
腓想從昔方家空闊見爲赤水五城十二樓其經[illegible]
寅諸士都忘本有索幻境安得弱水可廣乃坎[illegible]
劉瑜輪外道爲此地獄語丑歲冬與屠長卿會談門

辯此如三耳無以折我李翀玄陳公衡所見

與李翀玄

僕近好道著導生符一篇祝伯文言崖畧耳非精

精者稍滑聞于長德語道必述重言信俗也若索其

稱祖君家自適泓子孫玄牝之門萬劫不化皈歸語

致吊詭其實要詮盡矣襟近深此恆脈有益還來衷

覓靈白草木爽佳無異阯國制此語無病神我翀玄

嘗比中澂辯此癖竟近道稽公以此乘符一笑足下

頻恐未至此渠寧咎文貞白君才彥頑似長瑞出

云定後文有見神猕玄少年以嬾談吾失一友矣

與于子步

養素園中夜論文安在哉昨公車見諸故人盡憐小吏海東來勞苦面目非人獨不得見子步無一念朱博綏乎讀秦士錄又于虞長孺署觀送殷職方詩知金門即意度僊僊即此如披青天別後時時有著作要遐荒窮海年秋意言比抽思惜日耳無佳觀即六二啟秀稍暖珠獨覺期與公等一椎不可得有墳無荒安成奏乎恨悵長孺德符無是至人足下日與周

旋。已進幾地。僕一席談頓已去吾皮矣

與呂伯繩

十二日海上令還復視壽兒三寸銅符奚掌上。蕭然春風動城上。蜃氣搖搖。視其樓臺層與建章門戶相似。心有天邊安見章甫不宜于文身司命者第免吾病即坐數乘。無用巫咸招也。以此慷氣寄足下一戚。長安故人無多。所不數數朝夕。以避吏部。非遠足下。今相聞止疏二種練書一幅。仰成故人德愛此是頗矜子執燭至旦為遠撫未盡耳。

又

日奉教長者名下裴王之選允謂得人嗣會伯符衍

別有屬此語必得山公曹郎無聞乎以耳目規記用

此君右者恐亦難多人吳越一方耳有湛盧神物而

吾等不知虛相天下士矣君其翰音登天所不平也

還縣值穀貴民嗷嗷煩胥兩年簡靜吏父老得之如

得毋數日開倉施饑鴻雁翔躍並為省事寬網息逃

白日訟堂坐嘯熙熙此樂亦陸沈郎官所無

與周玄孚

別十余足下再出再入。勛名遂以赫然。誰謂朱生尚
摧頹一落羽雞乎。聲實無效。年一涼秋然蜀山通夜豪
酌四首不堪再問。無外吏無所識。竟昔賢歎之。今更
何時日傾斗食。但使晨伐鼓高坐。供判署看杖捎撻
雲即不饑死。悶欲死。良馬勒口弭尾。逐泥沙中為騾
服所軛。不如交頸放大澤。安能低頭伏長鳴。必待絡
青絲。一登長安。為得意哉。昨相對來詢使君塞事。句
奴未滅。壯士之羞。足下故好論兵。曰假編令持節西
巡邊。見事勢如何。長纓有用者。中國黃金盡矣。誰保

牧馬不南。使君他日之憂也。

與弟太冲

歸途草凄凄。想雪中同徂在原之悲。人豈不如鳥乎。到官官事絕少。閤中永日長閑。思與弟分席談藝。覓便負笈太學計。真悮耳。僕夫來得書。西望泫然。知館人苦也。揆之四旅之五困之六。其緣足以感憤起志。動心忍性。孟氏以為福也。弟今作一苦行頭陀。安知非天所謂祥。業已萬里棄家遊。既抱蘇季金盡之傷。當堅蘇季引錐之練。如止借避妻訕里笑。他年流落

名叓不美於贈謚可痛念昔賢尚不辭都養以傅經

其人何等氣也

答王以建

非入計畢亊期以一封章陳病乞

主上儁官鐫友大夫莫聽我出　都吾友虞長孺授

我除符已還縣請東方生共談之曰來夢想傅其崇

齋頓知為盜金華白雲日娛神恍心不復慕此外有

別淨土世界三山十洲庶幾如是莊子云心無天遊

六鑿相攘此僕之病也此土門下士近都埽迹棄我

如忽猘然亦利根難得無可言頓上每想足下靈
異相見一披襟暢此玄風足下雄氣逸才進此天光
何千金求五乘東俗人圻圻夸毗足赫我等舌對未
期寄此一笑

與弟

得復書知吾弟亦好禪坐便以有益甚慰吾故言弟
神不疑不信吾而信老僧所以家雖見賤可笑靜中
進界何如作如何觀如何止和尚曾舉鐘不著尚
須吾一證語吾還縣習此理不輟神力倍常漸以勝

盌府如水。萬形無所不了。五十日未常一疾言暴氣。官中常六七日不杖一人。往昔苦海。今望陶穴土牀。殊與瓊臺瑤圃一般。此是何地。今年無事肺石之寃。數言解去。無復煩爰書訟庭。便為福堂。像年來貪老餓死。日扶携技養。已收既百餘人。差可作施報使知吾意。

報吳公子

昨日患腹疾。不便出聽事。想與上客踈盤桓為樂。然游荒野縣。無所課。敬長卿。獨念客席未暖。而脂車今

四方來有度言者。咲主人路刻到此。置驛吾不飛從
郁亦非為也。大東徽㮣俗又雜夷。吏謹身省法。分內
耳。無能沃膏領化猶媿此百里。何當過推。

遺潘仲孺

郎中一覽足下文。即云此第二卷。易狗此物久矣。尚
能物色人耶。可嘆膻呵何以稍後。近聞開館如昨。滑
詔可未。吾里有二沈。沈以下三人。爭鳴之敵也。中秘
委清華高足。努力今時。敝同寓人。心競外為。令甚難
固無論長孺所耻也。雖然僕曾目見嘗滑館者。望門

如乞人。自衒如倡。又機穽如作賊。僕以始進失足不可。故杜門不求。亦不至。今時清嘉風當變。不者與夫敢許高賢也。要以人重品士信。跂千里之行今日始足。下須仁兄自堅。

寄吴虞卿

足下今季便至無館穀。席門窮巷。何以供數口飽也。良念之。吴俗愛新。少年儁貧無晚。頗為人輕。須虞卿益自勵自愛。漢士牧羊牧豕。白頭翁一朝出為公卿。此其貧堅老壯可想。縱至大。士不失氣耳。然逐矣

人落魄役倆。今市井兒子稍脫貧家。早買山莊公、可
悲。生在叢殘。便嘗以孝悌科徵起。當今爲行誰揭之。
可惜可恨。男故江南多暴骸之鬼也。可嘆。僕作吏不
全如張通籍十載矣。始得一考。功名既暮。封誥無
所施。追念二人。枯魚之淚。何減虞卿一窮秀才也。

寄王時立

僕與兄升向爲足下形外交。當兩人之官。都不得時
立一送。此甚可憾事。下車下馬。兩人非敢後。時立意
不襲此。何取作奇。借吾等爲亢也。史雲至豁刻畳俔

人。猶提酒伏道傍候別考城豈謂一吏緩便墨汙清士我桂樹淹留白駒久繫騷客之窮。昔嘆襄陽今傷吾子南山敝廬老何為懷。僕海北甚苦病。強力不到潦倒耳窮愁中自覺詩篇小進願誰當賞定。自來善音難知音亦難每念休文相邀語。令人覡到山窓。

與二沈進士

二妙競爽令人起羨非對　都中卿士爭以茂先識令兄弟美名故人所難後來通人僕畏且望矣今年石渠更開越士秀文無多人二難在誰敢先鳴耶僕

然相人久如此止書汲告面　是旅

然雖然吾近爲吏亦復不　[illegible]數人四

晨起坐廳事放文一縣寸上二千人一邑深守二一日

之政畢矣閑閣長晝以消書其與亦不足稱翰林

縣耶苟有其名不如吾實恐百歲後論詞場不復認

衙門也所云令跽拜蒲伏皆下體人覺責不在是以

此委與令吾更有吾在

病致張學傳

兩日濕蒸毒疾復發一脛如股矣不能頃央小女下

體就痿矣已半身痺矣僮男婦百指形鐵不可近幾成屠風僕數月靜養竟不敵六賊之苦此輩欲臥土安所逃生當此嗟嘆啼呼日夜徹煎心非鐵石那免有情癡且學道之人所尊此身也每念長淚悽然欲泣

與何商河

時驪場戎馬推轂乏材識者謂當如古求之草澤干城腹心有力如虎或伏鬼道伶人之中況足下生習戎馬曉練夷情又熟悅揣敏詩之傳乎誰當止辭於

八行爲者。一見虎頭。令人神壯。談塞上略未百一。已將博望要領。天生英雄。爲　國家萬里長城。類公自愛。僕文弱士。投筆慨時。不勝厲氣時動。要生無封侯骨。不須說劍談兵。每攬豪傑。寄此壯懷。見足下何禁鑳臂鼓動。

寄陳伯符

朔方兵變。可爲寒心。定亂在權。廣患在周。當事者既無倉卒之略。又逗留觀望。委成敗於武人。乃鬼已北師潰門城。而鼓喙尾散。如有原李趙孟恐死鼓中行

何至是。古昔六卿掌六事。詩書禮樂為將。昨
主上問武侯杜預諸公語塞。今怯夫辟臨戎。日居中
調度不識中軍中耶。地中耶。藥都堂梅御史殺賊。精
戰二疏可謂 朝廷生氣。搢紳赧面。小縣長恨不能
從

與樂之初

樂國師素耽嚴憂時。今日西賊東夷。羽檄交馳。當此
萬目渴無睡乎。署中共指畫某氣。不錯搏眼。即起奮
跡。積薪已燃。奈何足下位不足稱志。勢不足顧。抗

生片體上所謂華轂而山林此何加於窮海幺磨令我吾輩無容易談多為人詬不詳爾

與馬漢才

罪人自覩不如里人證之僕憂生哀惋雖揮淚對人猶色疑滑門下一言無論非望且以實不佞口為荷幸荷幸孫中丞識拔不佞於館試即今已十年僕素實敢技半剌不意長者用意如此超俗中丞生平好士留意知人然自別具法眼一頎識騏驥如門下令神英品想當一見遊驪黃之外

寄馬長平

使君下江便留一春秋。江右士有白鹿諸生之遺以使君經行名山風雅賢豪伏卵化之。旦夕當見式轂今所自喜勸學功令何專識拔高足幾人當搞下之退不予相羨相羨海上吏反苻東底吏事無所苦苦獨憂死在牀韋兀財二一束枯薪耳。生事可憐握印伏枕侍囊如戀棧豆馬。餘病動已具。畏海內知已哭我不濡恐若秋高歲寒有加瘳報葬船定放五湖矣

安仁令鄭君向　都門送行牋中曾薦其為人。來領茲伊君視事半年。廉其治行何如。果可人乎。長春雅不習謏。又彊項於四方少所推轂。獨與此君周旋久。知其底裏。此君玄德勝才。又性恬不餙。乃古人懷玉衣褐素風。責以趨走彌縫承望。又非長也。況於流輩詩無臨深為高相形。昨見江右奏吏。竟遺此君。當今公譽風雅人。嗤古道。使君以一代豪賢自許。必須薦此度外人。乃為法眼奇事。

答邢子愿

坐渤海三易秋。北地有邢子才財三舍。未引一綫江東風流子弟如是乎。外人視之。謂泥塗吏每白日眠落三尺朱案前。料何暨朱事。竟不知僕年強半鬚鬢縮足八尺床上也。比咿嘎過秋風留留七十日。命如綫。藉虛室道風。辛未謝三屍。閉閤停諸牘。眠亭午雞床。不復梳頭。便啜稻粥一甌。大飽。支倚片竹枕。吟秋興詩八首。湯詩三十首。驅逐罔象屬鬼。此亦莊生云成然遽然甚適也。固矣。吾輩鳥行人。只合置長林丰艸。今齯齯簿領。且勿道。云何以百年假物。日夜與屋簷

鳳凰相訣闕死生大矣霧雨滄滄白皓膠只兵下黨
要此招我兮

跋張鼎使

老師都吏安仁鄭明遇文行高邵吳中屬里推為當
今春二十年石友鳳雅讓龐其德邵對春即之閑勤
來傳其屬治循良持躬清白勞俗與三年政攸旌
難爲公道矣大抵宦途就阿古爲難此公賢哉乎
宵因緣柳其人長者求多以敎給或才非長論皆弗
德謙廉廉時流絶必當表奬以勸俗俗所不足故非

才也。

寄吳虞卿

浮湯七書語絮絮。僕自知故者無失其為故。貧賤更交。不可忘耳。僕常念寧人負我，毋我負人。至今辨不見人負。但恐我負。顏同虞卿共勉此理。後來有日若在冬寒春風。儻不死。明歲秋便是。徽鄉故此歡會不遂二餘。足下飽喫素飯。俟我。更為買二兩芒鞋同上天目，訪叢綠竹胎耳。

又

足下復為商瞿耶遂傷哉心計今痛當如何好自遣西河喪明東門不哀非太有情則太無情有無之間賢者處之耳眼中吾與足下奇稱備能茂行相願無覺天道如何年未是枯楊之當有生理哉以足下餘足下亦以吾餘無多輸吾數行血

致袁中尊

海頭病人歲強半憂死家上一弟遠嫁江南行旅幾絕每見　徽書念仁父母心勞見留吳儂故多貧窶遂恐負賢君難比中年童子矣昨家季自　都遺書

積貧被臺下度外特纔語遞次費一青衿貧于弟耳父毋貰于上。而兄弟不急于下。安為有人情應以不友受杖。耑馳僮以吏奉十金償其遠身作催科吏。不能首應為先。何貴里中父老遲牛車也。罪萬罪萬

與虞長孺

三秋臥床前月十九夜中暴中。巳云云。從帝所遊甚樂。恭何復回。受造化拘抑。比呻呻顛倒。嘗百苦。度旦夕。為生甚不愉。兼東方濕微微不可居。何招來免方今無二不可。兩月吏部即飄然。足下更何不堪長林

清興覷首今異如我。笑媞貪此五斗飽不論折腰且要汝。謊俯仰斗載。笑陶履丙公知舟過衛河去二百里。守官滯病不餘一見叙離鮮人可悲。僕奉陰符讀否無解病魔海遊無道偉天昊大君相欺或逢真仙人。甚我靈氣有文。故使此輩驅驀履來迎度海。儻一旦就攜金門。歲星不滑相從奈何。僕世緣未了種種且欲尋小桑地仙未望遂舉真人。用何別法留我冬知道人不作黃白。奉去更倖半餘供山中買粮

與馮漢才

力趨府沈痾大裝仙凫北飛帳飲竟闋如何三載病
夫日夜恐委骨海沙中人命亦重系歸去來辭已決
長林豐草中且讀嵇康養生論自適也清時不朽推
高賢勤樹閑菊他日勝之行部到吳勿於縣李喬姓
人餘英漢南有釣船長歌持竹者可物色也

荅樂之初

大雨汙行道人不得沾谷中屐足下自愛病未隱幾
不復與二氏流血角關還君下洗眼看過世人畏休
唱別開一大噱

答孫孝廉

廢人已棄泥塗佘公佘侯無復想上官猶用此相縱得真五湖船未得識此皆人佘業為天地散木盡矣世情不足攖心故知故遊周旋三歲恩不終而來論豈為不能無情如何比得服蛇酒有神力同保不作毋屬臨柩當執手吾生計在適來兩華二十篇矣

答王公子

解印坐空閣讀以建泰山紀飄飄陵雲足下方弱冠飲也五嶽成二遊僕垂四十足蹇筋枯少年勝興如

飛兮狀頭歩不能半𠀾又如康樂屐佩平生吳尚子長戀戀婚嫁僕反為徽官所愧昨稍神益補一長路述足下壯遊答相寄意尊與須與足下再訂定刻之楊足下著名太山閒早作書未竟復卧輸至起擁其喜海上報擧手為 國家慶顧吾已不在肉食者謀矣示喉䁥此濕風客陽明嘗散之海之人生長尚離此患如何遠客南方尋宛求畏浸死

答梁辟二門生

時事故沓沓棄為䀹不得與 朝廷議費憤十一年

祈身農夫望歲白露降飛殺秀而風雨殺不得穫誰
無心不痛乎海上瘴氣實惡士人自如江中長千檣
船陵遊不如儋耳畏欲死僕十病五幾艷河清不可
俟天下令長垂二千死職無成名報
主取貪五斗粟祿遽遠強一束骨抱綬綠待贖自春
何嘗少口笑無氣人一日昏昏不自決為冬月寡夢
白
都寄白蛇酒飲二十餘日起麼有蠱作書報以
塊尚善昨兩目海運白霧敝天坐寮室牀上施帷五
點不避其鼻舌麻首痛欲死已集吾長糙耳六尺輪

不可補不朽事三。望王生二。并望諸君好勉之無忝
病夫。病夫不死。固藏名山相報。

答張學博

僞者愛身有爲。道家身名孰親。僕實旦夕慮不得老。
飄然領奉頭竄空谷。中丞節下猶期我世內。若維道
思歲前府君有教。此轉如果。則中丞力也。鳥生籠中。
翼落不飛。飛死。妻復擇枝何不足。逮人所而云惡要
冲之足難策。巧宦之名難當。如此居不貸食苟簡吾
爾所云為天下路乎。此間歲星知此味矣。體小和。左

肘能伸白蛇真是奇功他日當送此方

與張茂倩

弟幾爲紇干山頭鸛毛槁嘴秃復蒙主人收入籠中飢飯不及壺飧惠其當阨故孟嘗有唾面之忿宜蚤食反兵之報如病癢不佞無拳無勇如何報陛下我改歲來得服白蛇益稍喜起廢終不堪扶攜春風一官適來去無足計從此還山服藥亚陽更屬怳惚猶得謝賜金馬下不者千里蓴羹相留未堪隨割細君肉也

寄弟大冲

病亟朝不謀夕溽
主恩罣稜是重生戴日月官餘事况棄之溽還弟兄
弟對有日矣無以間曹今懷落度獨行孤性如而兒
豈堪作要津與人爭赫赫耶久在長安市當自知此
味西翰林屢多病著書人何謝長卿甚佳甚慰服藥
還山猕急便行矣念尒萬里孤客猕何堪盤中詩亦
自當念此行不歸便作三四年棄家古無此遊子也

寄門生魏孝廉

也者病夫顛倒恐佇置于今恨之平生辱天下士衣
褐微門惟有信陵持車相信一朝失之曹丘默無自
謝璧也者奈何別來更病轉癃為姓死欲桂陶令巾不
漉令以桐如雞棲卧去也吳興谿釣碣供吾老焉世
故無用此散木棄扶踈深山中莊生云不才盡其天
年乎造化者息我以病佚我以老是實福我壽我
在六月之息厚精蓄德出經世用商賈欲其儒儒業
欲其試　國家禮士如農藝而食之豈與殘體稿首
區區為頑石寄盡地上哉言此北向長渓南舟下與

公家清冰翁同署燕姑布幃中病客不得一一執手無從問高行孝廉興屈力作此牋為馳遐心

荅馬由周

邑僻治簡鳴琴清暇可想且聞太夫人以下安善溯人望舟子而樂可知也如僕免海上厲萬辛自今還山永矢弗諼非以適思自高病駒雖驁無益世路耶中朝事反復權數可寒心棄病不能吐一言借劍洪何等事以此阿人主所欲寵餘行其私何不可恐仲曰諫大夫之憂也

與王公子

昔者窮。今小閒。非天厄之會乎。將離之感。有心同之。吾無訂。吾所欲見公子。談古人事。亂然吾非古人也。古人不朽。古人自在。迹者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然舍迹未有得履者也。明者見履。愚者見迹。公子高邁。自當得之。千年可收展棄。何有僕耶。行矣。公子勉之。高才少年。自爲張騁望。盡空窮源。吾將至河而反乎。

與張維勇

傷邑不時請責半歲卧榻之故吳死矣得放生還且

餘一官三年誰爲翼至此載同于禾齊魯百令長治
行如君侯誰敢分席開諸憂俛首下矣何勤保成而
云熙熙見白日未有不消也僕且稱山中人望　然
卑東戢若拙吏去後仁人之守在無憂逝梁矣